

英文學叢書
美學社

渦

堤

孩

Edmund Gosse 著
徐志摩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國難後第一版

共學社
文學叢書
過堤孩一冊

Outline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Edmund Gosse

譯述者 徐志摩

發行兼印者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鄭光昭)

引子

引子裏面絕無要緊話，愛聽故事不愛聽空談諸君，可以不必白費時光，從第一章看起來就是。

我一年前看了“Undine”（渦堤孩）那段故事以後，非但很感動，并覺其結構文筆並極精妙。當時就想可惜我和母親不在一起，否則若然我隨看隨講，她一定很樂意聽。此次偶爾興動，一口氣將牠翻了出來，如此母親雖在萬里外不能當面聽我講，也可以看我的譯文。譯筆很是粗忽，老實說我自己付印前一遍都不曾復看，其中錯訛的字句，一定不少，這是我要道歉的一點。其次因為我原意是給母親看的，所以動筆的時候，就以她看得懂與否做標準，結果南腔北調雜格得很，但是她看我知道恰好，如其這故事能有幸福傳出我家庭以外，我不得不為譯筆之蕪雜道歉。這篇故事，算是西歐文學裏有名浪漫事（Romance）之一。大陸上有樂劇（Undine opera），英國著名劇評家 W. L. Courtney 將這故事編成三幕的劇本。此外英譯有兩種，我現在翻的是

高斯 (Edmund Gosse) 的譯本。高斯自身是近代英國文學界裏一個重要份子，他還活着。他是一詩人，但是他文學評論家的身分更高。他讀書之多學識之博，與 Edward Dowden 和 George Saintsbury 齊名，他們三人的評論，都淵源於十九世紀評論大師法蘭士 (Saint Beuve)。而高斯文筆之條暢精美，尤在 Dowden 之上，(Saintsbury 文學知識浩如煙海，英法文學，幾於全歐文學，彼直一氣吸盡，然其文字殊晦澀，讀者皆病之。) 其 Undine 譯文，算是譯界難得之佳構，惜其書已絕版耳。

高斯譯文前有一長篇 La Motte Fonqué 的研究，講他在德文學界的位置及其事略，我懶得翻，還要一提就算。

這段故事作者的完全名字是 Friedrich Heinrich Karl, Baron de la Fonqué 我現在簡稱他為福溝，他生在德國，祖先是法國的貴族。他活了六十五歲，從一千七百七十七年到一千八百四十三年。

他生平祇有兩樣嗜好，當兵的榮耀和寫浪漫的故事。他自己就是個浪漫人。

他的職業是軍官，但他文學的作品，戲曲詩，小說，報章文字等類，也著實可觀，不過大部份都是不相干的，他在文學界的名氣，全靠三四箇浪漫事，*Sintram*, *Der Zanberring*, *Thiodulf*, *Undine*，末了一個尤其重要。

*福溝*算是十九世紀浪漫派最後也是最純粹一個作者。他謹守浪漫派的壁壘，絲毫不讓步，人家都叫他 *Don Quixote*。他總是全身軍服，帶着腰劍，顧盼自豪，時常騎了高頭大馬，在柏林大街上出風頭。他最崇拜戰爭，愛國。他曾說：「打仗是大丈夫精神身體的唯一完美真正職業。」豈不可笑？

他的 *Undine* 是一八一二年出版。那故事的來源，是希臘神話和中世紀迷信。*葛德* (*Goethe*) 曾經將火水土木四原行假定作人，叫火爲 *Salamander*，水爲 *Undine*，木爲 *Sylphe*，土爲 *Kobold*。*福溝*就借用 *Undine* 和 *Melusine* 和 *Lohengim* (*Wagner's Opera* 懷格納著名的樂劇) 的神話關聯起來寫成這段故事。那大音樂家懷格納很看重 *福溝*，他臨死那一晚，手裏拿着一本 *Undine*。

福溝出了這段故事，聲名大震，一霎時 Undine 傳遍全歐，英法意俄，不久都有譯文。葛德和西喇都認識福溝，他們不很注意他的詩文。但是葛德讀了 Undine，大爲稱讚，說可憐的福溝這會居然撞着了純金。哈哀內 Heine（大詩家）平常對福溝也很冷淡，但是這一次也出勁的讚美。他說 Undine 是一篇非常可愛的詩，「此是真正接吻；詩的天才和眠之春接吻，春開眼一笑，所有的薔薇玫瑰，一齊呼出最香的氣息，所有的黃鶯一齊唱起他們最甜的歌兒——這是我們優美的福溝懷抱在他文字裏的情景，叫作編場孩。」

所以這段故事雖然情節荒唐，身分卻是很高，曾經懷格納崇拜，葛德稱羨，哈哀內鼓掌，又有人製成樂，編成劇，各國都有譯本，現在所翻的又是高斯的手筆，——就是我的譯手太不像樣罷了。現今國內思想進步，各事維新，在文學界內大衆注意的是什麼自然主義，象徵主義，將來主義，新浪漫主義，也許還有立方主義，球形主義，怪不得連羅素都嘖嘖稱讚說中國少年的思想真敏銳前進，比日本人強多了（他親口告訴我的，但不知道他這話裏有沒有 Irony，我希望沒有。）在這樣一日萬里情形之下，忽然出現了一篇稀舊荒謬的浪漫事，人家不要笑話嗎？但是我

聲明在前，我譯這篇東西本來不敢妄想高明文學先生寓目；我想世界上不見得全是聰明人，像我這樣舊式腐敗的脾胃，也不見得獨一無二，所以膽敢將這段譯文付印——至少我母親總會領情的。

目次

引子		一
第一章 騎士來漁翁家情形		一
第二章 渦堤孩到漁人家裏的情形		八
第三章 他們找到渦堤孩的情形		一五
第四章 騎士在林中經過的情形		二一
第五章 騎士住在湖邊情形		二八
第六章 結婚		三四
第七章 結婚以後當晚的情形		四〇
第八章 結婚次日		四四

第九章	騎士偕其妻同歸·····	五〇
第十章	他們在城中居住情形·····	五五
第十一章	培托兒達的生日·····	五九
第十二章	他們從皇城動身旅行·····	六九
第十三章	他們居住在林司推頓城堡時情形·····	七三
第十四章	培托兒達偕騎士回家情形·····	八一
第十五章	維也納旅行·····	八九
第十六章	黑爾勃郎此後所遭逢的情形·····	九五
第十七章	騎士的夢·····	一〇一
第十八章	黑爾勃郎舉行婚禮情形·····	一〇四
第十九章	騎士黑爾勃郎埋葬情形·····	一一〇

渦堤孩

第一章 騎士來漁翁家情形

數百年以前，有一天美麗的黃昏，一箇仁善的老人，他是箇漁翁，坐在他的門口縫補他的網。他住在一極嫵媚的地點。他的村舍是築在綠草上，那草一直申展到一大湖裏；這塊舌形的地，好像看了那清明澄碧的湖水可愛不過，所以情不自禁的伸了出去，那湖似乎也很喜歡那草地，她伸着可愛的手臂，輕輕抱住那臨風招展的高梗草，和甜靜愉快的樹蔭。彼此都像互相做客一般，穿戴得美麗齊整。在這塊可愛的地點，除了那漁翁和他的家族以外，差不多永遠不見人面。因為在這塊舌形地的背後，是一座很荒野的樹林，又暗又沒有塗徑，又有種種的妖魔鬼怪，所以除非必不得已時，沒有人敢進去冒險。但是那年高敬神的漁翁，時常漫不經心的穿來穿去，因為在樹

林背後不遠，有一座大城，是他賣魚的地方。況且他老人家志心朝禮，胸中沒有雜念，就是經過最可怕的去處，他也覺得坦坦蕩蕩，有時他也看見黑影子，但是他趕快拉起池清脆的嗓子，正心誠意的唱聖詩。

所以他那天晚上，坐在門口很自在的補網，平空喫了一嚇，因為他忽然聽見黑暗的樹林裏有綽綽之聲，似乎是有騎馬，而且覺得那聲浪愈來愈近這塊地。因此所有他從前在大風雨晚上所夢見樹林裏的神祕，如今他都從新想起來，最可怕的是一個其大無比雪白的人底影像，不住的點着他很奇怪的頭。呀！他抬起頭來，向樹林裏一望，他似乎看見那點頭的巨人從深密的林葉裏走上前來。但是他立刻振作精神，提醒自己說一則他從來也沒有碰到過怎麼鬼怪，二則就是樹林裏有神祕，也不見得會到他舌地上來作祟。同時他又使用他的老辦法，提起嗓音，正心誠意，背了一段聖經，這一下他的勇氣就回復，非但不怕，而且覺察他方纔的恐慌，原來上了一個大當。

那點頭的白巨人，忽然變成他原來很熟悉的一條澗水，從樹林裏一直傾瀉到湖裏。但是綽

繚聲的原因卻是一個華美的騎士，穿着得很漂亮，如今從樹蔭裏騎着馬向他的村舍來了。一件大紅的披肩，罩在他紫蘭色緊身衣外面，週圍都是金線繡花；他的金色頭盔上，裝着血紅和紫蘭的羽毛，在他黃金的腰帶上，掛着一把光彩奪目鑲嵌富麗的寶劍。他胯下的白馬比平常的戰馬小些，在輕軟的青茵上跑來，那馬蹄似乎一點不留痕跡。但是老漁翁還是有些不放心，雖然他想那樣天神似的風采，決許不會有可疑的地方；所以他站在他的網邊，很拘謹的招呼那來客。於是騎士勒住馬韁，問漁翁能否容他和他的馬過宿。

漁翁回答說：「這蔭蓋的草地不是很好的馬房，鮮嫩的青草不是很好的喂料嗎？但是我非願意招待貴客，預備晚餐和歇處，不過待慢就是了。」

騎士聽了非常滿意。他從馬上下來，漁翁幫着他解開肚帶，取下鞍座，然後讓他自由溜去，騎士向主人說：

「就使老翁沒有如此殷勤招待，我今天晚上總是要擾你的，因為你看前面是大湖，天又晚了，我如何能够再穿過你們生疎的樹林回去呢？」

漁翁說，我們不必客氣了，他於是領了客人進屋子去。

這屋子裏面有一壁爐，爐裏燒着一些小火，照出一間清潔的房間，漁翁的妻子坐在一把大椅子裏。客人進來的時候，她站起來很和悅的表示歡迎，但是她仍舊坐了下去，沒有將她的上座讓客。漁翁見了，就笑着說：『年輕的貴客請勿介意，她沒有將屋子裏最舒服的椅子讓客；這是我們窮民的習慣。——只有年高的人可以享用最好的坐位。』

他妻子接着笑道：『唉，丈夫，你說笑話了。我們的客是高明的聖徒，那裏會想我們老人家的坐位。』她一面對騎士說：『請坐罷，青年的先生，那邊很好一把小椅子。不過你不要搖擺得太利害，因為有一隻椅腳已經不甚牢靠。』

騎士就很謹慎的取過那椅子，很高興的坐了下去。他覺得他好像變了他們小家庭的一份子，簡直好像去了一會遠門剛回家似的。

他們三人於是就開始談笑，彼此一點也不覺生疎，騎士時常提到那森林，但是老人總說他也不很熟悉。他以爲在晚上，那可怕的森林總不是一個相宜的談料。但是一講到他們如何管家

和一應瑣碎的事情，那一對的老夫妻就精細抖擻的應答。他們也很高興聽騎士講他旅行的經驗，又說他在但牛勃河發源的地方有一座城堡，他的名字是林斯推頓的黑爾勃郎公爵。他們一面談天，騎士時常覺察小窗下面有些聲響，好像有人在那裏潑水。老翁每次聽得那聲音就把眉毛縐緊。但是後來竟是許多水潑上窗板，因為窗格很鬆，連房子裏都是水，老翁氣烘烘站了起來，使着威嚇的聲音向窗外喊道：

「渦堤孩！不許瞎鬧。屋子裏有貴客，你不知道嗎？」

外面就靜了下去，只聽見嗤嗤的笑聲，老翁轉身來說道：

「我的尊貴的客人，對不起，請你容恕，她小孩子的頑皮習慣，但是她無非作耍而已。她是我們的養女渦堤孩，她雖然年紀已快十八。總改不了她的頑皮，可是她心裏是很仁善一個女孩。」

老婦人搖着頭插嘴說：「呀！你倒說得好聽，若然你捕魚或者出門歸家的時候，她偶然跳舞，自然是不討厭。但是她整天到晚的胡耍，也不說一句像樣的話，她年紀又不小，照例應得管管家事，幫幫忙；如今你整天去管住她，防她闖禍都來不及，你倒還容寵她咧——唉！就是聖人都

要生氣的。」

「好，好！」老兒笑着說：「你的事情是一個漏堤孩，我的是這一道湖。雖然那湖水有時沖破我的網，我還是愛她，你也照樣的耐心忍氣愛我們的小寶貝。你看對不對？」

他妻子也笑了，點點頭說：「的確有點捨不得十分責備她哩。」

門砰的一聲開了，一個絕色的女郎溜了進來，笑着說道：

「父親，你祇在那裏說笑話哩，你的客人在那裏？」但是她一頭說一頭早已看見了那丰神奕奕的少年，她不覺站定了呆着，黑爾勃郎趁此時機，也將他面前安琪似美人的影像，一口氣吸了進去，領起精神賞鑒這天生的尤物，因為他恐怕過一會兒她也許害臊躲了開去，他再不能眼皮兒供養。但是不然，她對準他看上好一會兒，她就款款的走近他，跪在他面前，一雙嫩玉的手弄着他胸前掛着的金鏈上面一個金墜，說道：

「你美麗，溫柔的客人呀！你怎樣會到我們這窮家裏來呢？你在找到我們之先，必定在世界漫遊過好幾年！美麗的朋友呀！你是不是從那荒野的森林裏來的？」

老婦人就呵她，沒有讓她回答，要她站起來，像一個知禮數的女孩，叫她顧手裏的工作。但是湯堤孩沒有理會，她倒搬過一張攔腳機來放在黑爾勃郎的身邊，手裏拿着縫紉，就坐了下去，一面使着很和美的聲音說道：

「我願意在此地做工。」

老翁明明容寵她，只裝沒有覺察她的頑皮，把語岔了開去。但是女孩子可不答應。她說：

「我方纔問客人是從那裏來的，他還沒有回答我哩。」

黑爾勃郎說：「我是從森林裏來的，我可愛的小影。」她說：「既然如此，你必須告訴你爲什麼跑進這森林，因爲許多人都怕進去，你必須講出來，我在裏面碰到多少異事，因爲凡是進去的人總是碰到的。」

黑爾勃郎經她一提醒，覺得發了一個寒勁，因爲他想着他在林中所碰見的可怕形像似乎對着他猶笑。但是他除了黑夜之外沒有看見什麼，現在窗外一些兒光都沒有了。於是他將身子聳動一下，預備講他冒險的情形，可是老兒的話岔住了他。

「騎士先生，不要如此！現在不是講那種故事的辰光。」

但是渦堤孩，氣烘烘的跳將起來，兩隻美麗的手臂插在腰間，站在漁翁的面前大聲叫道：

「他不講他的故事，父親，是不是他不講嗎？但是我一定要他講！而且他一定講！」

她一頭說，一頭用她可愛的小腳頓着地，但是她雖然生氣，她的身段表情，又靈動，又溫柔，害得黑爾勃郎的一雙眼，爽性中了催眠一般，再也離不開她，方纔溫和的時候固然可愛，如今發了怒，亦是可愛。但是老兒再也忍耐不住，大聲的呵她，責她不聽話，在客人前沒有禮貌；那仁善的老婦也夾了進來。渦堤孩說道：

「如今你們要罵我，我要怎樣你們又不肯依我，好，我就離開你們去了。」
她就像枝箭一般，射出了門，投入黑暗裏不見了。

第二章 渦堤孩到漁人家裏的情形